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 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寬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争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争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査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査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换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换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寬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换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题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説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説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説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寬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別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淸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別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"空洞"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"制度"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费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內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幷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幷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內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內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的形式，但它主要仍是欧文·費希尔(Irving Fisher)用他的著名的标准公式所描述的理論内容。

从这一时期需要簡洁明了的表述来看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流传下来的經济理論的集合体中，恐怕任何部分都不像数量說这样容易簡明化和普及化，这是在那个环境下对它很有利的事实。而且它还包含有足够的普通常識，对于实际貨币政策的指导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它涉及直接摆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經济现实。然而，在更仔細的考查之下，它便显露出很多理論上含糊不清和疑难之处，使理論家們感到兴趣，并使他們的詳細闡发上能有足够的个人的特征。总之，它在极高程度上含有可以引起科学爭論的各种性质，虽然这种爭論往往是沒有結果的。而且，最后，要找出一个更适宜于貨币問題的理論发展的基础，的确是很困难的。

3. 經驗主义者对数量說的批判

然而，不能从这里推論数量說在这时期内沒有受到批判，即使我們把它的較为隐蔽的变体包括在内，也是如此。例如，許多带有經驗偏好反对所謂正統理論的作家便反对它，或者——即使他們曾用过它的話——至少他們也不明确地說它是他們的結論的必要前提。

早些时候在英国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但是它的特点是，从經驗上来反对抽象的理論分析，却相对地宽恕了刻版的甚至在更坏的意义上說是“空洞”的理論，近来和过去都是这样。就美国制度学派来說，他們对貨币在經济生活中的任务加以特别闡明，就可以說明这点。他們把貨币和追求利潤的动机当作私人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“制度”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沒有像反对传統理論其他部分一样去反对貨币理論的基本观念。对于这点，他們有很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货币均衡论

〔瑞典〕米尔达尔 著

钟淦恩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97年·北京